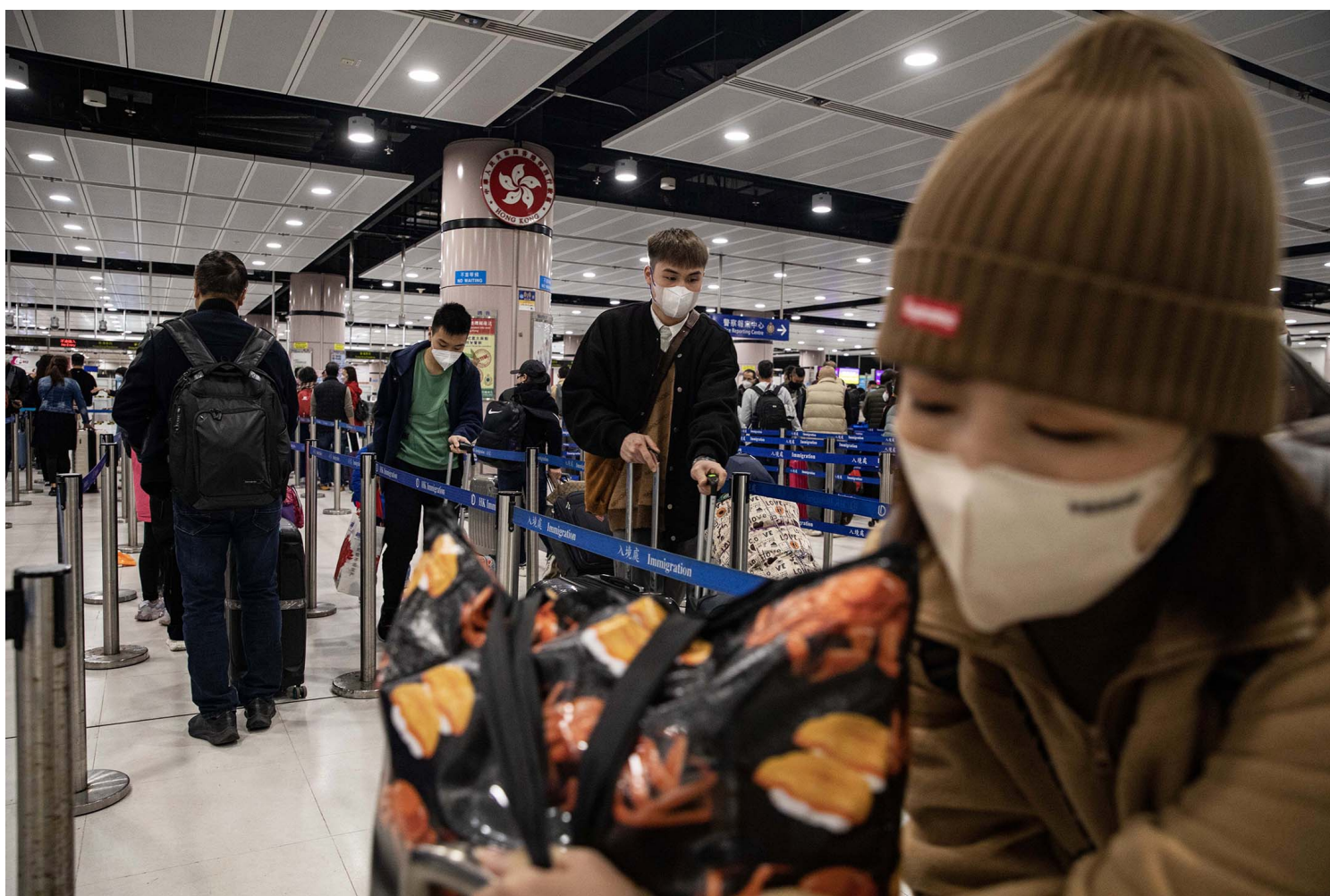


香港疫情大爆发 香港 深度 被疫情改变的生活

通关之后——大陆人南下，港人北上，香港便可“复常”？

“疫情的封闭和公民权利的封闭交织在一起。现在的复常是疫情的复常，而不是公民权利的复常。”



2023年1月8日，香港落马洲口岸，大批市民于早上等待过关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端传媒编辑部 发自新加坡 | 2023-01-09

中港通关 香港通关 通关 水货 COVID-19

【编者按】港府一直紧跟北京政府防疫路线。香港曾经历逾两年半的“动态清零”，在中国大陆发生封控抗议潮

后，北京政府放宽防疫安排，香港亦跟随之，即使近日香港录得单日确诊人数屡屡过万，对外对内的防疫措施亦几近“寿终正寝”。

2022年初，端传媒制作“[香港疫情大爆发](#)”专题，报导关于香港第五波疫情下受苦市民的困境。中港两地最快在2023年1月8日通关，端传媒会刊登通关专题系列报导，一窥中、港、澳三地在通关前后的实况。[第一篇](#)以数据及资料回顾过去3年，香港人是如何渡过（或熬过）疫情岁月；[第二篇](#)采访香港药房、买药市民、医护等，他们向记者诉说着通关前夕种种的担忧和不安。此为通关报导第三篇，到底通关后，大陆人是带着什么原因、心情南下来港？“复常”后的香港，跟3年前还一样吗？

阿洛担心好不容易恢复的宁静生活将被打破。

上水地处中港边境，是距离口岸最近的社区。阿洛住在上水逾20年了，大半人生在这里度过。他喜欢上水地处乡郊的清静，鲜有嘈杂车声，可以听到雀仔啼叫。不过，随着自由行和水货客热浪席卷，上水成为人流和车流最密集的中港中转站，生活的宁静逐渐退去。

几年前，阿洛曾想过搬离他的成长之地。他笑着说，在封关后，才终于跟上水“friend 返”（做回朋友）。2022年末，中港即将通关消息传出，阿洛心里浮现些许抗拒，这意味着宁静即将退场。一位Facebook网友说，“趁还没全面通关前，想影下上水石湖墟的本土风情同宁静。”

许多人的生活经已改变。在青少年时期，张子序的家庭就割成两瓣，平日他和母亲在香港生活，父亲和亲姐姐住在广东老家。逢年过节，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光。2020年初疫情爆发后，张子序与母亲没再和至亲见过面。趁着通关，中港两地防疫政策大幅松绑，他们决定在农历新年北上。

中港两地闭关1069天。2022年，全球许多国家踏入与病毒共存的后疫情时代，不放弃“动态清零”政策的中国大陆和香港，成为防疫政策最严苛的地区之一。直至年末，中国大陆防疫政策一夕转向，有如雪崩一般，牵动香港剧烈调整防疫手段。实施近3年的限聚令消失了，嵌入市民日常生活的安全出行也消失了，海外入境香港免隔离核酸检测……“u turn”——粗暴的180度转变，张子序如此形容香港防疫政策的转𨳊。

切断了的生活，衔接上就可以恢复正常了吗？





2023年1月8日，落马洲口岸，背后为深圳河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通关首日

东铁线在2022年有了新变化，南端的终点站向南延伸，跨过大海触及港岛。2023年1月8日，东铁线的北端终点站也恢复原貌，月台电子指示牌上的字样从“上水”重新切换到“落马洲”，从这里可以过境大陆。

落马洲是深港陆路口岸，在2020年初，香港大幅调整边境政策，在2月，包括落马洲在内遍布海、陆、空的10个关口陆续关闭，在中港两地之间仅留下3个口岸运作。

通关首日，落马洲口岸从清晨6点半开始运作。天还未光亮，已有上百人和行李箱挤满落马洲站内的闸口外。闸门缓缓升起，人群鱼贯而入。数十个镜头在一旁见证这一刻。

为确保首日通关流畅，港铁在东铁线增加人手，穿着粉色背心制服的工作人员在列车上举着牌子，穿梭在车厢内，提醒乘客做核酸和预约。不过，通关来得有些急促，落马洲站内有一半店铺没有复苏。兑换店是最早开门的，几乎没人踏足；屈臣氏准备了许多在市区难以买到的药物，职员热切地推销感冒药，不过因为久未营业，电子支付系统无法全数运作。

北上与南下的人流温差两极。清晨7时许，每一班列车都能带来数十、上百旅客，行李箱络绎不绝。入境香港的抵达层是另一番天地，半小时内仅有十几人零星出现。抵港的人们一出闸，港铁职员便热情地送上订制的蓝色口罩和洗手液。

一位从深圳来探亲的女士，难掩团聚的兴奋。有记者询问她会否担心香港疫情，“香港没那么严重了吧？

（每日）2万（确诊）？我不知道……”女士的声音出现一丝犹豫，不到一秒就又恢复了昂扬的语气，“开关了，不管了，做好防护就回来了！”

有人抵达关口后才知道需要48小时核酸证明。平日在港工作的陈女士，带着孩子从深圳南下。进入口岸的第一关是查验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，但她不知道需要做核酸，不过她用随身携带的抗原快测棒进行检测后，就被放行。而后，她再因签注过期、没有预约被拦下，她遂以孩子翌日上学为由，与海关工作人员争辩一番，最终仍顺利过关。陈女士觉得过关程序繁复，“你之所以觉得过来的人都挺高兴，是没有见到对通关不爽的人，因为他们都被卡在深圳，没过来。”在香港这头等待她的丈夫，认为通关重新连接起他在大陆的生意，过关的种种程序不难忍受。

在深圳那头，大批身穿红色背心的义工在口岸外迎接过境旅客。一块挂满气球的红色展板摆在出口，写着“欢迎香港同胞返深”、“We are family”。有人穿上公仔兔子服装，举着手牌“湾区返埋嚟”，不时有人走来与“兔子”合影。出租车和私家车在口岸外的道路上排起长队，数日前这里还很是萧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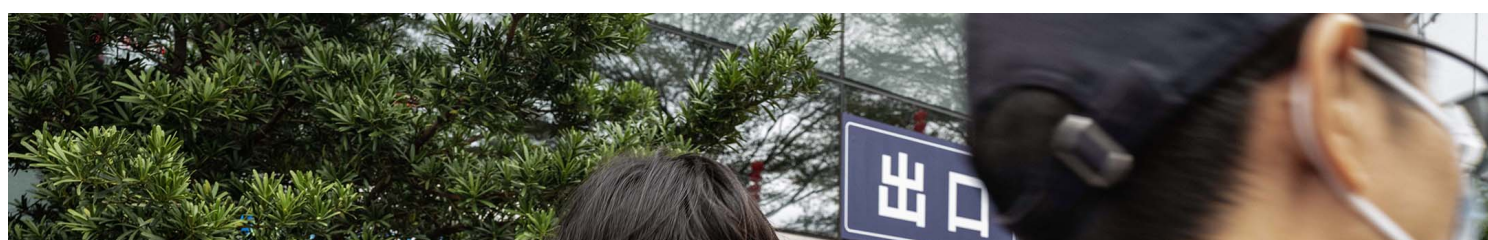
60岁的王女士去年9月到香港照顾外孙，特地等到通关才回大陆。她说自己很高兴躲过了隔离，她的女儿上次回大陆，隔离21天，很是痛苦。在口岸对面的中原地产工作的刘女士告诉端传媒，封关3年，口岸附近的商铺大多倒闭，租金对比2019年大幅下跌。通关消息传出后，附近的店铺几乎重新租了出去。半年前关门的茶餐厅，正紧锣密鼓地装修，下月重新开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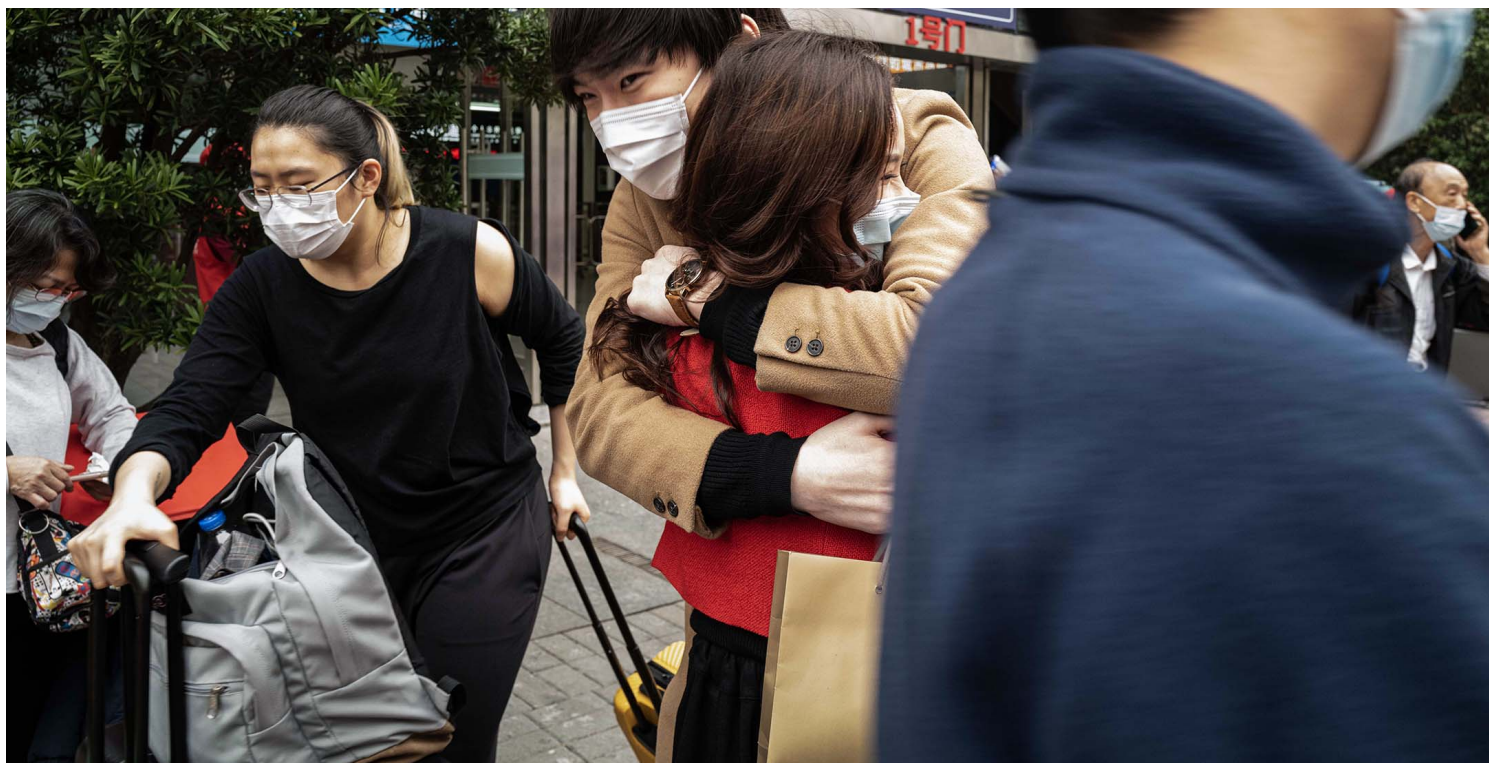
在第一阶段通关计划中，北上能有6万人能通过预约入境。香港预约系统于5日傍晚上线，一度需要等候一小时才可进入。直至通关前夕，首8个星期有逾40万港人预约。李家超在8日上午来到落马洲巡视，称目前预约最热门的是农历新年前3天，但仍未预约满额。

深圳预约入境香港的数字则远不足配额。截至1月8日下午5时，深圳陆路口岸赴港预约系统显示，首日仅有3550多人预约福田（即落马洲支线）过关，4个陆路口岸配额空余的占比为87.5%，首日预约人数是未来一星期内最多。

截止晚上8时，逾4.5万人从落马洲、深圳湾、文锦渡和港珠澳口岸过关。

晚上9时半，距离关口关闭还有60分钟，来回落马洲的列车几乎是空的。港铁站内的商铺悉数拉下铁闸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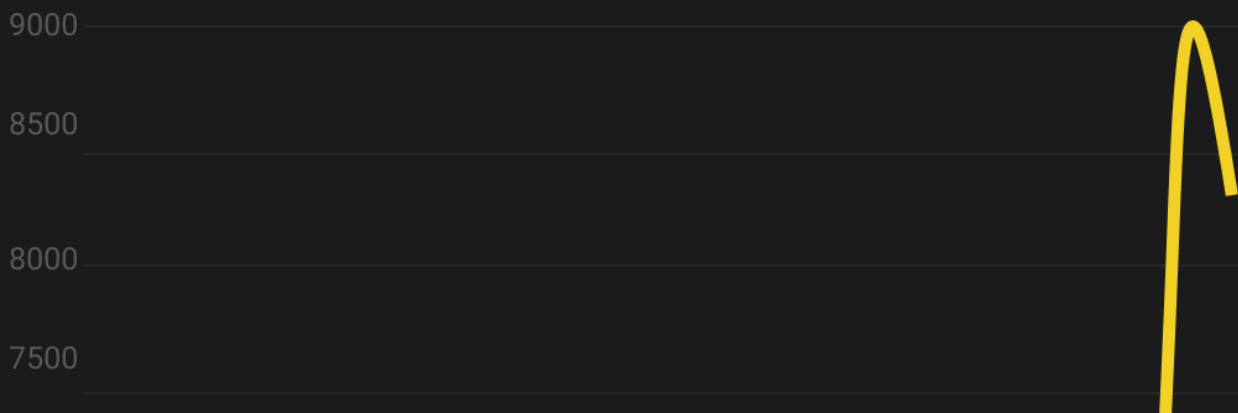
2023年1月8日，深圳福田口岸，一对情侣重聚并相拥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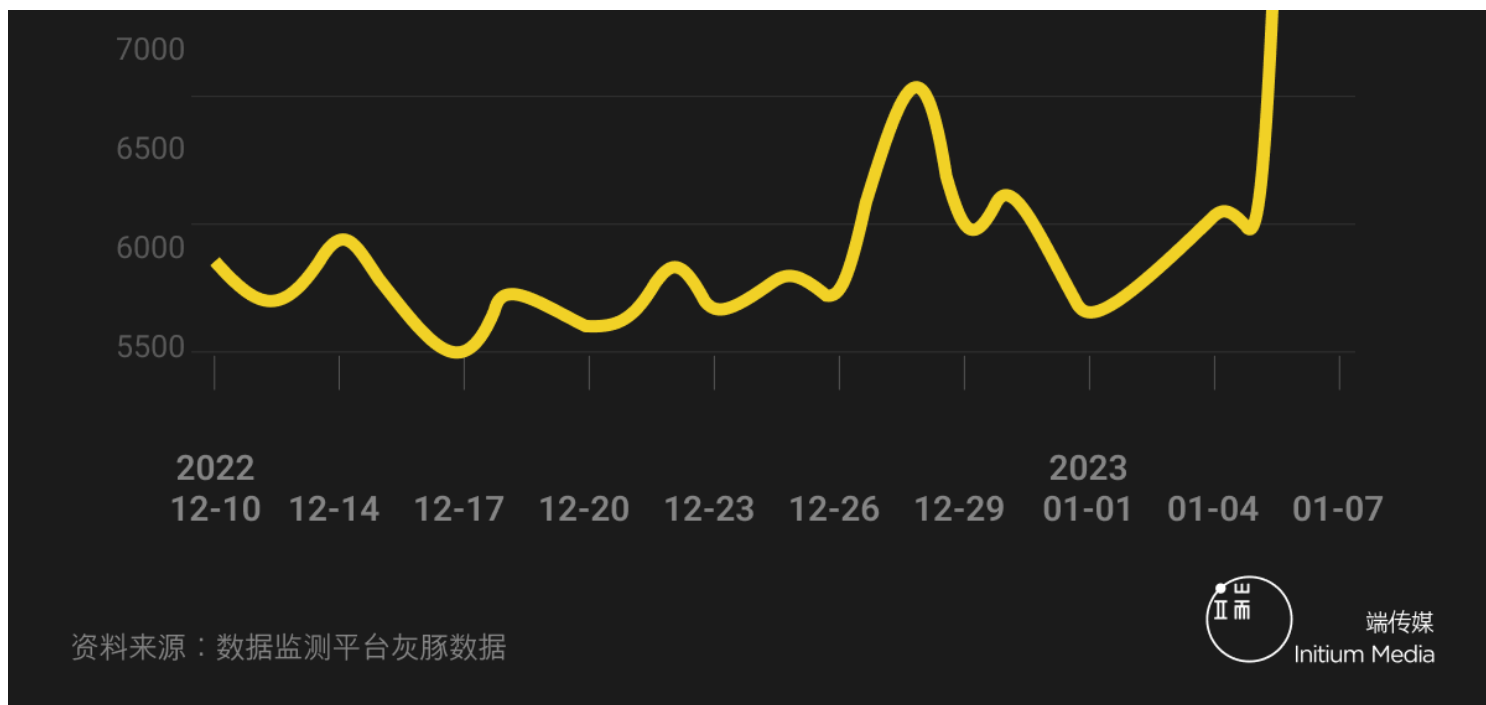
“原来这件事真的要发生了”

年末，通关的消息在社交媒体炸开。12月24日，微信上关于“通关”搜索量激增、高达1.3亿，对比前日猛升10538%。在微博上，通关的相关词条总能获得热切的关注，阅读量突破千万不是难事。近年成为中港两地“生活宝典”的小红书，简、繁体字的“香港通关”词条同时获得小红书用户的青睐。

通关消息传出后， 大陆社交媒体小红书舆论热度猛增

总参与人数趋势图（近30天）





通关带来医疗资源的共享。12月27日，复星开通赴港打复必泰二价疫苗登记。生活在浙江的穆沁舒，第一时间在微信群看到这个消息。她赶紧点开复星的小程序页面，交上个人资料，才发现那不是预约，仅是为了看看有多少赴港打针需求。

许多人担忧疫苗也将变得紧缺。港府在1月5日宣布通关的记者会上特地安抚市民，强调短暂来港的中国大陆旅客若要打疫苗，可前往私营机构，但需要自费，不纳入在港府为香港市民提供的190万针免费疫苗。

打二价疫苗显然将成为一门好生意。1月初，小红书上出现中介代约打二价疫苗的广告。1月6日晚，穆沁舒收到复星发来的确认短信，但复星没有直接提供私营机构名单，而是提供代报服务，收费人民币299元。

目前香港提供复必泰二价疫苗的私家诊所有55家。端传媒以市民身分询问港岛区的诊所，有诊所表示暂未有确定时间和收费方法，或在1月9日后才有具体安排；有诊所表示未有二价疫苗。有诊所指将在1月16日开始可以向中国大陆游客提供二价疫苗，但具体预约程序仍在筹备。

供给中国大陆游客的二价疫苗费用差距不小，一人一针低至1680港元，价格较高的达2500港元。穆沁舒在微博看到某私家诊所的收费为一针2800港元，心里打起退堂鼓，“太贵了，中国人没钱了。”





2022年2月12日，香港，列车上一则呼吁接种疫苗的广告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期待重新降临在一些人的生活中。

“原来这件事真的要发生了。”曾在香港读硕士、如今在上海从事互联网行业的苏蕊对通关没有实感。2020年夏天毕业后，苏蕊回到大陆探亲，也试试在大陆秋招找工作，没想到一去便是两年。苏蕊和曾在港读书的同学都想回香港看看。一位同学兴奋极了，“盛装打扮”了一番，带上港澳通行证兴冲冲地跑去出入境管理局更新签注，在现场发现机器坏了。

在广东生活的小谷，还没完成日本的大学学位，因为疫情，学业停滞。她打算3月回到日本捡起学业前，先来香港玩几天，顺便带住在深圳的表姐来港打疫苗。香港是小谷旅行最多的地方，这是近乎避风港一般的存在。一来到香港，她仿佛可以暂时和一团糟的生活告别，暂时说服自己活在另一个世界。“我很喜欢香港。在其他国家，我会害怕，出于安全考虑，不怎么一个人出门。但在香港会一个人出门乱转，半夜也会在兰桂坊玩。”不过，这个想法才出现没两天，表姐就感染了，打针计划搁置。

困顿3年，中国防疫突然放开，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让人消化。看着社会大步迈向解封和通关，但中国感染人数暴增，社会还是一团糟，小谷一想到这，就觉得“很难兴致勃勃去干什么。”

一年半前，汤熙从北京迁移到深圳工作，离香港近是居住在深圳的加分项。嗅到通关的消息后，他的旅行计划很快丰实起来，去大学拜访老友、看展、买书和购物……汤熙打算1月9日去办理签注，农历新年假期踏上旅程。

更加多元和国际化的香港可以填补生活的缺失。“深圳本土的文化氛围、活跃程度和市民接纳度都不尽如人意，在该领域有先天短板。再加上官方长期对文化艺术活动的严格审查。”2023年3月香港即将复办音乐节 Clockenflap，汤熙也不想错过。他的朋友早在12月便买好音乐节门票，尽管当时还未公布通关消息。

港府于1月5日下午宣布第一阶段通关计划，西九高铁站不纳入其中。这项极受争议的一地两检工程，在疫情前一年内的总客量超过1780万人次，是目标客流的六成多。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表示，高铁停运三年，需要更多时间演练复运。

在确实的通关详情公布前，许多人迫不及待地直奔高铁站。他们渴望获得最新资讯，却吃到闭门羹。1月4日下午，15分钟内有6位市民在高铁站门外徘徊，看着张贴在玻璃门上的通告，惺惺离开。一位想去顺德的男士，困惑何时可以买票，向记者询问买票地址。

在高铁站上盖商场店铺工作的Sam，正百无聊赖地刷手机。“疫情影响真的很大啦，没什么人流。”他说不上对通关有什么感觉，“以前一直通关，（两地）可以互相交流，封关反而是不正常。现在要回到正常了，能有什么感觉呢？”在商场通往高铁站通道口附近餐厅工作的Tina满心期待，封关前餐厅常塞满拖着行李箱的客人，“我还是挺激动的，客人多来更好啊，生意会更好。”



被封关改变的生活

但不是所有人都对通关感到激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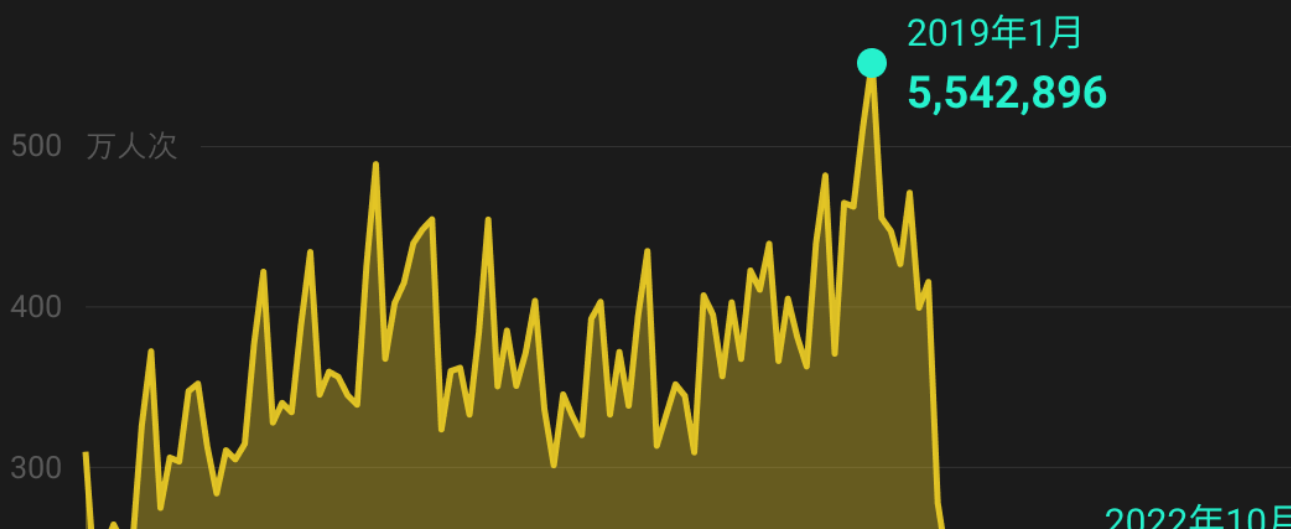
元旦那天，阿洛带记者从上水火车站一路走，穿过行人天桥，途径商场和球场，不消十分钟，抵达旧墟。约莫十多年前，旧墟的几条街成为水货客常光顾的地带。站在旧墟的街头交汇处，身旁的色彩斑斓的楼房大多仅有三四层高，一眼便能望见远处新落成的住宅。在面前的是两条行车线和不算宽阔的行人道，阿洛指了指，让记者在眼前人流稀稀落落的画面中，想像多出100个人和他们的行李箱。那大概就是疫情前的模样，阿洛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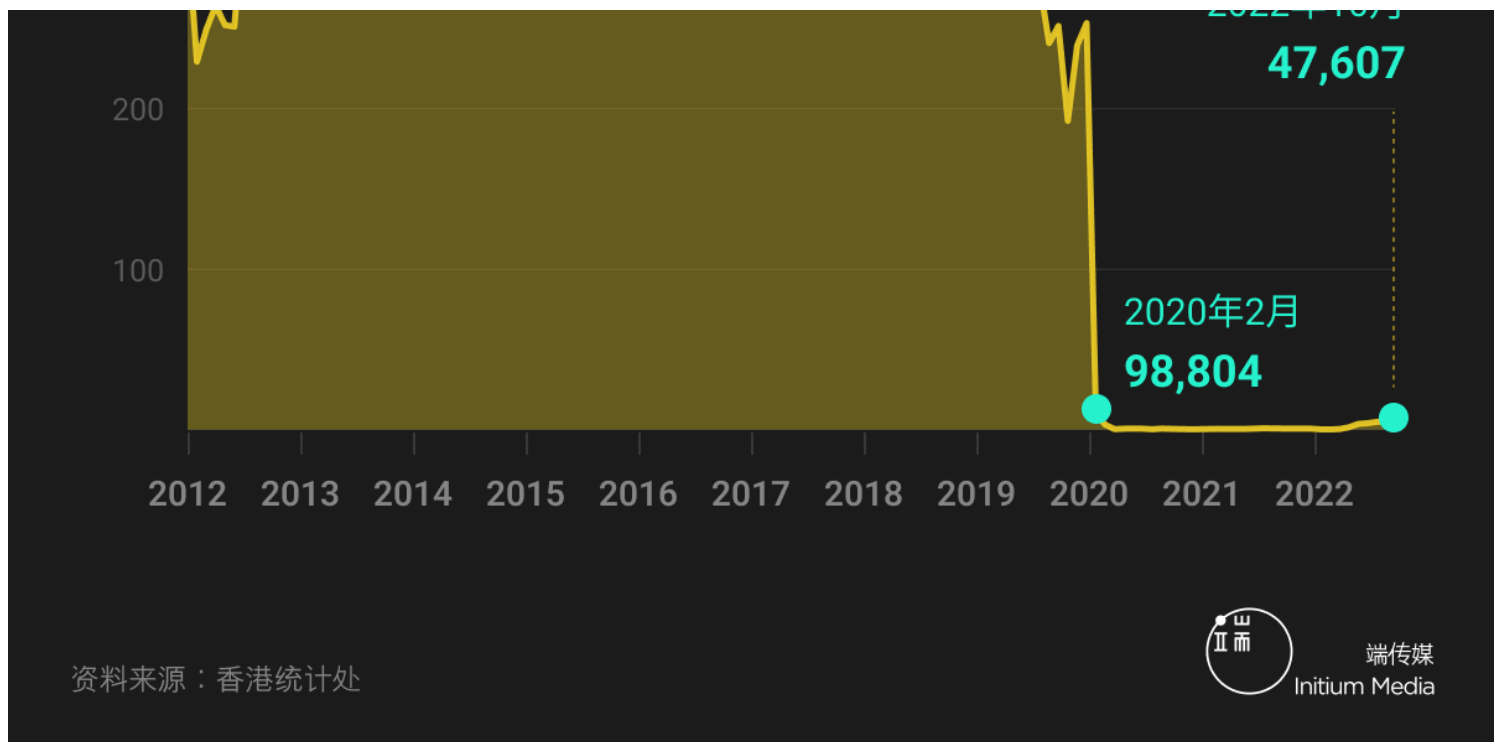
十多年来，上水成为游走中港两地之间的水货客的圣地。阿洛发现，做街坊生意的店铺比较能在疫情期间熬下去。有的街道主打水货生意，封关期间整条街的店铺几乎都拉下铁闸。

封关后，对收入打击有最直接强烈感受的或许是上水的生意人。一间从7年前开始经营的兑换店，店员称，彼时店铺开张是顺应旅客增长，旅客占据营业额近七成。封关之后，光顾兑换店的旅客几乎也被一并清零。从事家族生意、屹立上水50年的粮油杂货店老板李先生说，封关后，主要做水货客生意的店铺多数经已倒闭。人流下降后，他的店铺亦难抗住这风浪，生意下跌三成。

通关后，水货客遍布上水社区的场面或许会回归。直到通关消息传出，张子序才反应过来，好久没听到“中港矛盾”这个词了。阿洛则说自己心里没甚么波澜了，水货客重现仿佛迟早会发生的、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他舍不得的是那份清静。

疫情封关后，大陆旅客入境人数锐减





封关三年彻底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。

就读高中的跨境学童阿玥，几乎失去大半中学校园生活。她是双非儿童，父母在深圳谋生。自打小学伊始，阿玥就过着流水线的生活，几乎没有例外时间，每日在固定时间出没于口岸、地铁、校园和接驳巴士。“小学就有困惑，为什么五六点就要起床，很难受。”小孩子在放学后的自由玩乐时间自然不曾属于阿玥。

阿玥升上中学后撞正疫情。封关多久，网课便有多久。一开始，阿玥还热衷透过小小的电子屏幕回答课堂提问，她打字飞快。转变为网课后，她开始用打游戏消磨时间，也因此爱上键盘敲击声。渐渐的，她发现有的老师很难兼顾上网课的同学，只记得用黑板写字，或是走远了、声音变得微弱模糊也不为意。有些注重动手和身体练习的课程，例如家政、美术和体育，课程和考核都变成抄笔记、写感想。网课在身体刻下印记，长期面对发光的屏幕，吱吱的视力闪光加剧了不少。

有想念的校园生活吗？阿玥思考了一会儿，迟缓地吐出答案，“和同学一起吃午饭。”通关后的心愿也很简单，“疫情前和中一的同学约吃手抓饼，到现在没有实现。”

阿玥性格内向，讲话很少超过两句。在跟记者聊天时，阿玥才发现自己很少开口讲这么多话了，“现在也不太会讲话了。会很怕人，能不见人就不见。”她清楚意识到，这3年的生活，已彻底改造学习模式和人际关系，“我希望它慢点开关。”阿玥得停顿好一会儿，才能想起有多少位中学同学。



2022年2月28日，香港，因疫情而关闭的学校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张子序觉得自己很难说清楚对通关的感受。3年来，张子序的母亲归心似箭，他也盼着和家人团聚，毕竟这3年留下不少遗憾——他的姐姐生下女儿，他的老同学结婚了。除了探亲，母亲的生活也与大陆的系统绑定，她有些银行、股票户口落在大陆，亟待更新。

但在大陆防疫政策极为严苛的时期，北上意味着要卷入那套庞杂的科技监控系统，这是不小的代价。无论是预定隔离酒店，还是通关程序、健康码、常态化核酸，抑或是突如其来的封城，把自己称为局外人（Outsider）的张子序，觉得很难理解那套系统，也很难真正教晓母亲，“更何况那还是电子的。”

出行终于能自由一点后，张子序却多了新的烦恼，他们即将面对大陆放开后混乱的疫情。早在12月中旬，张子序的生活就颇受大陆亲戚牵动，他在香港张罗买药，跑到小红书研究了好几天，才决定从邮局寄送。药终于出发北上，还未抵达，亲戚已身染病毒。

大家都感染了。往年在拜山期间才招呼彼此的亲戚微信群组，摇身一变为病友交流群，“突然有种共患难集体的感觉。”张子序说。有趣的现象随之而来，他看到群组里涌现千奇百怪的假消息，大家也互相提醒着多喝水，“各种水都出现了，蜂蜜水，柠檬盐水，米汤水……”

张子序在12月也感染了。他收到港府派送的抗疫物资包。连花清瘟已不见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药盒写有简

体字的乙酰氨基酚，这是和布洛芬并列的大陆最常用的退烧药物。他觉得，港府担心港人对这药陌生，特地付上一张纸说明其为港人更熟悉的扑热息痛，并附上“感谢中央援助”的字样。张子序的病征不严重，便没吃这盒药。药物而后被塞进送给亲戚的包裹，这让他感到讽刺，“（药物）辗转之后，南下又北上。”



2023年1月6日，北角一间万宁零售店，必理痛已经卖光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香港的退烧类药物在12月中旬就变得紧俏。药品货架上渐渐变得空荡荡。药价水涨船高，价格标签上的数字大得吓人，一盒退烧药能卖到700港元；印度的仿制特效药也很有赚头，价格一度飙升至上千。

港府显然意识到市面上的药物正以非常规的速度消失，并采取一些措施安抚市民的担忧。5日，在宣布通关政策的记者会上，政府表示市面上大部分含有扑热息痛的药物足够，医管局和卫生署的各种医疗系统储备能维系半年，不排除将来对立法规管买卖。海关也采取相应措施，旅客若带止痛药等药物出入境，须持有卫生署签发的进出口许可证，合理自用数量可获豁免。

“为什么复常是跟着上面的步伐？”

几乎所有人都用“意外”来形容这场突如其来的通关。

通关的前兆来自大陆防疫政策的大转弯。12月26日，中央发布“新十条”，全国各地陆续放宽防疫措施。12月26日，中国国家卫健委宣布将“新冠肺炎”改名“新型冠状病毒感染”，1月8日新冠病毒从“乙类甲管”调整为“乙类乙管”，不再对感染者采取隔离措施、不再判定密切接触者和划定高低风险区。随之而来的改变还有，1月8日，入境大陆不再需要隔离和核酸检测，大陆居民可以办理赴港旅游和商务签注。

港府紧随其后大幅调整防疫政策。12月28日，香港宣布“优化措施”，翌日（29日）起不再对入境香港旅客进行核酸检测。同时，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紧箍咒的限聚令消失了，安心出行也在往后几日迅疾退场。

疫情三年，中港两地封关、开关时序

封关措施

2020年

1月25日

- 无限期暂停来往湖北武汉的航班和高铁

1月28日

- 中国大陆暂停发出涵盖49个城市的个人游来港签注
-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、红磡城际直通车所有班次暂停
- 经港珠澳大桥的金巴、沙头角跨境巴士班次减少
- 大陆到港航班削减一半
- 暂停高铁西九龙站、红磡站口岸

1月30日

- 暂停高铁西九龙站、红磡站口岸、沙头角和文锦渡口岸、中国客运码头和屯门客运码头口岸的客运用途

2月4日

- 落马洲、落马洲支线、罗湖、上环港澳码头停运

2020年1月30日至2月4日关闭10个口岸，整体入境人数较措施生效前
下跌75%，大陆入境人次下跌68%

2022年12月7日，中央发布「新十条」，清零防疫政策大转向

开关措施

2022年

12月28日

- 从大陆、澳门、台湾和海外抵港人士抵港时无须接受强制核酸检测，需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

2023年

1月8日

- 港府实施第一阶段通关措施，共7个口岸运作，部分有预约、配额限制，亦须出示核酸证明
- 高铁不迟于1月15日恢复运行；跨境儿童农历新年后免预约、不占配额直接回港复课
- 中国大陆恢复办理居民旅游、商务签证
- 民航局取消入境航班75%客座率限制

资料来源：端传媒综合整理

港府迫切希望“复常”，至少在经济层面上如是。

在宣布通关政策的记者会上，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，两地人民增加交往，可以恢复商务、公务和旅游，带动食肆、零售和旅游等周边经济活动；通关可以让香港恢复国际大都会的作用，是香港恢复的必经之路。官方清楚意识到这座边陲岛屿的中介角色，希望更多人和资本能够通过香港进入大陆。

根据港府的预计，通关首两个月，口岸北上流通量能达360万。“这约等于香港一半人口”，特首如此描述“复常”蓝图。

“可什么是复常呢？”这是萦绕在张子序心头的阴云，“为什么复常是要跟着上面（中国大陆）的步伐，而不是对疫情的了解，总之就是很粗暴。如果要复常，前几个月也可以，病毒和感染数字也没怎么变，医疗设备的防范也没什么变。”

在张子序看来，香港的专家和学者一直对病毒和疫情有清晰的认知，“现在看到香港政府官僚很跟着大陆节奏行。”

这并非无迹可寻。[疫情3年](#)，港府对疫情的研判和防疫政策的制定，一直紧跟中央清零政策。回溯2022年初第五波疫情，港府曾花费不少时间准备全民核酸检测，大动工程火速兴建八间方舱医院。最后全民检测“暂缓”，不了了之；方舱医院部分处于备用状态。来到9月，港府尝试向通关迈前一步，提出“逆向隔离”，借镜大陆隔离酒店闭环管理的方式。香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镛曾[建议](#)，应参考大陆的“健康驿站”，由大陆的卫健委派人协助监督和管理，核酸检测病毒量采用大陆标准。不料，方案商讨数月还未落实，年末中央防疫政策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香港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去年9月接受BBC采访时表示，港府的防疫决策受到多方拉扯，在中央“动态清零”面前不敢随意“减辣”；面对香港继续封闭的状态，新加坡则是“躺赢”。





2022年11月2日，香港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台上发言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为国际都市身分自豪的香港，在封闭状态不是没有压力。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榜上，新加坡一举超越香港。过去一年，香港时常被用来与新加坡比较，后者在2021年中便宣布与病毒共存，推出开放蓝图，在2022年4月已取消室外口罩令。

压力当头，未与大陆通关之前，香港倒是先与世界通了关。港府在2022年9月调整海外入境防疫政策，隔离时间缩减为“0+3”，也为11月金融峰会和国际盛事香港七人榄球赛铺垫，试图吸引更多海外人士赴港。

一直为政府提供防疫意见的专家，在2022年3月已倡议规划“复常”路线图。3月17日，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与助理教授薛达、名誉助理教授龙振邦于《明报》撰文指，政府应尽早公布“复常”计划；夏季气温上升，病毒环境存活率低，若市民疫苗接种率超过95%，可逐步放宽防疫措施。9月，袁国勇再与港大生物化学系教授金冬雁及另两位教授发文，指新冠病毒在港已转为温和的风土病，可采取更进取的放开政策。

在专家眼中，冬天放开不是好主意。12月29日，袁国勇接受有线新闻采访时指，等待夏天全面放宽才是正确、最稳妥的做法，冬天放开较为危险，原因是混合免疫力不足，加上疫苗诱导的免疫力减弱。袁还担心未来数月医疗系统负担沉重。

受到冬季流感和疫情夹击，香港医疗系统再度陷入焦灼。根据法新社报导，12月以来，香港的Covid-19确诊者住院人数从3000爬升至逾5300人，病床使用率达到120%。有医疗人员对文汇报表示，患者激增，

入住或要等10小时以上。1月4日，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李立业表示，内科病床使用率已达120%至130%，接近负荷极限，公院约20%至30%非紧急服务被迫延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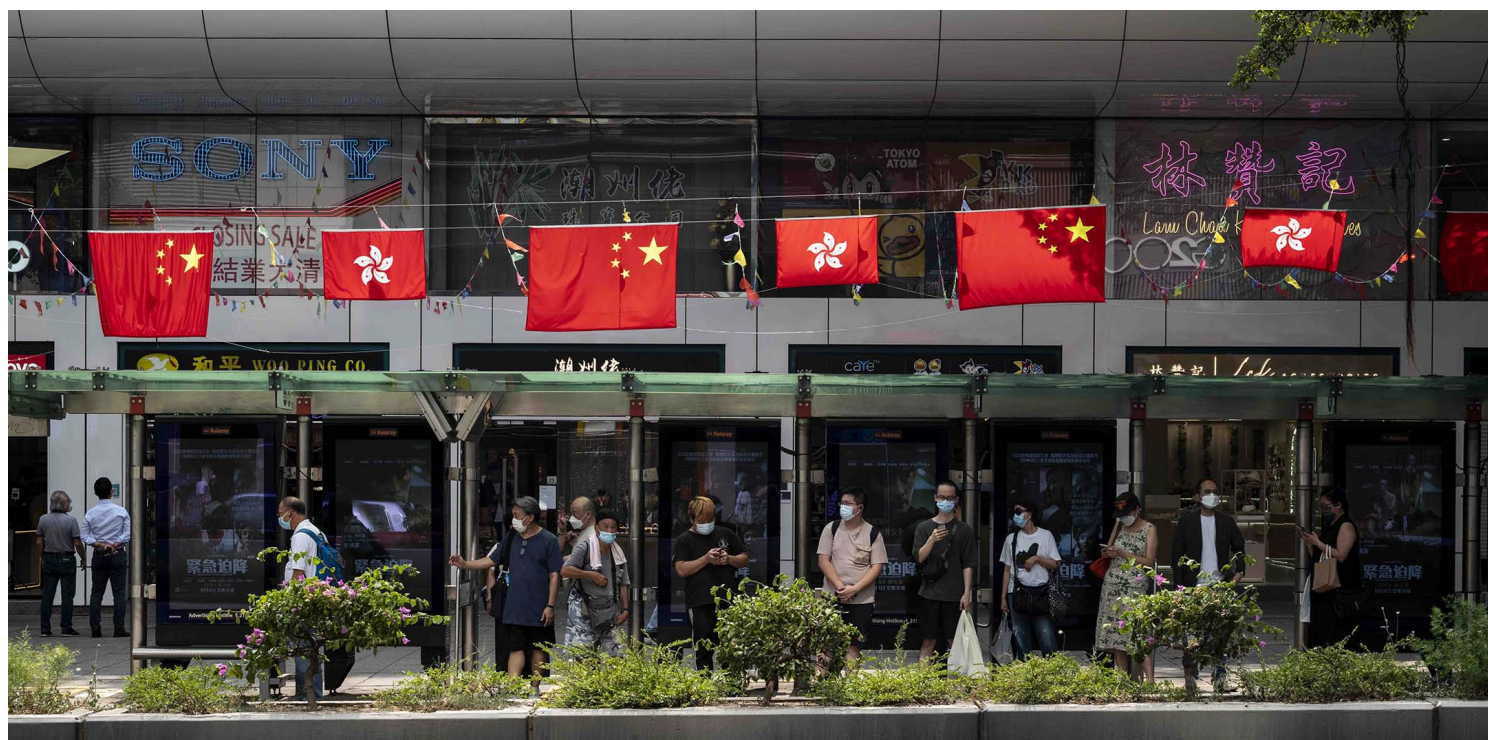
港大教授金冬雁认可通关政策，他认为港府一直在朝放开迈进和调整措施，只不过比较保守。坊间担忧通关人流会影响本土疫情，金冬雁相信香港有能力应对通关带来的变化。他再次强调病毒在港已成为风土病，香港有混合免疫力、疫苗接种率高，“如果全中国哪个地方最安全，最不用担忧的就是香港。”

金冬雁指出，根据港大公共卫生学院每日替1万名市民做检测，结果推算社区每日有20万人感染，那么大陆入境香港的人群影响力就不算大，更何况还有48小时核酸证明这道门槛。“香港也对世界开放了，全世界病例可以进入香港，当然也不害怕大陆的病例会进入香港。”不过，金冬雁认为香港也可以主动做一些应对准备，例如抽查大陆来港人士是否感染。

前线医护人员Lucas亦认为，通关不会对本地疫情带来太大影响，外国也有不少案例，放开后本地疫情不会有很大变化，“问题是，我们的政府和大陆政府，对疫情是比较审慎的态度，好像感染是大件事。现在放一大班人下来，（若生病了）也要处理。大家在心理上也无法做到不理睬感染，这就会带来压力。”不过，Lucas仍会担心大陆旅客求医、买药会对香港的医疗资源造成压力，“本身香港都搞唔掂（不够资源）。”

“通关或减除防疫措施，大家都有共识，从科学角度而言，应该一早要做。”Lucas认为，当病毒变种、弱化，疫苗接种率提升，香港的资源和技术与外国先进国家相比差不多，有条件在半年前就松绑防疫措施。“但我们要跟大陆，无得动。为了通关，希望和大陆接轨，要跟大陆那套。我觉得那半年是浪费了。”

“到现在做都迟了，但都要做的。只是观感上，会觉得这是政治决定，而不是科学决定。”Lucas说。





2022年7月29日，香港尖沙咀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尾声

封闭的疫情生活所留下的伤口难以抹去。解冻的生活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回温。

在小谷的心中，香港就像生活中的锚。她喜欢在香港到处转悠，去海洋公园和迪士尼，也喜欢坚尼地城、土瓜湾、彩虹邨和九龙公园游泳池。她总会在半夜跑到天星小轮的码头，挨着水坐一会儿。小谷在大学修读社会学，读香港社会工作相关论文，潜移默化地发现，香港制度和大陆很不同，“有传统文化和民主制度”，保留了她对中国最好的想像。

小谷最后一次在香港短暂停留是19年年末。当时她因为私人事务情绪受创，关掉手机网络，把自己埋起来，不看任何新闻。外出看到示威者戴着口罩、手持棍子，小谷心里觉得奇怪。11月中大燃起火焰，布满催泪气体，看著校园和城市陷入强硬对抗，小谷当时无法理解，“觉得不用那么极端，暴力是很可怕的。”

直到疫情，小谷才切身体会到制度的暴力。严苛失衡的封控政策衍生大量次生灾害。小谷养了只小狗，看到有阳性患者的宠物狗被打死的消息，她气得发抖。2022年她报考语言考试，暂停实习工作专注复习了许久，因为年末疫情爆发临时被取消。她不敢做任何计划，仿佛做什么都会白费。大陆的清零政策一夕变改，小谷并不雀跃，“已经失去了太多。突然说错了、改了，甚至没说错了，就直接改了。好像施加在我身上的痛苦就没有了。”

摆烂是2022年给穆沁舒留下的变化。“我觉得自己慢慢习惯了，（公权力）每天对公众说谎，不讲科学。我也麻痺了。也没有想过会开放了。”穆沁舒说，“这种麻痺，让我渴望要逃离这个地方。”她开始研究外国移民政策，也考虑申请香港的优才计划，“说难听点，我也知道这是拿香港做跳板。”她担心的是，香港日益紧靠大陆，花费7年拿到永久居民身分，也远远是不自由。

个人状态的收缩是被疫情消磨后的残余。去年上海封城，苏蕊在家中封闭两个多月。“每天在家还要工作，和世界各地的人沟通。当会议结束后，是厕纸也找不到的生活。”解封后走下楼，马路上的汽车积满灰，“城市好像已经死了。”空无一人的沉寂街道上，高楼广告牌的大字说，“上海加油 感恩有你”。

“解封的时候，没有觉得精神上的释放。有些人没有得到救治，有些人是人为死亡，他们是解封的代价。”苏蕊说，“城市可能复苏，但人不可能忘记这个记忆。”

这3年人们失去了对出行流动的掌控感。在解封后，小谷才让老家亲人把她的旅行证件寄来。

在封关期间，苏蕊很少想过要回香港，心理已筑起铜墙铁壁，“你清晰地知道，跨过边界要付出的代价很多。要担心核酸证明，会不会遇到其他事情回不来，被各种奇怪手续叨扰。我已经不起这个折腾。在中国大陆，去任何地方要查看防疫政策，甚至不同城市有不同的防疫政策——出发对我来说太难了。要付出实践很累，非必要不流动。”

不过，苏蕊一直把证件带在身边，读书期间换领的香港身分证也一同装在银包里。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撑，“看到香港居民身分证，会想起原来我曾在香港。尽管已是两个时代了。”

天气好的话，汤熙的视线可以从家中抵达香港。他常去深圳湾公园散步，可以感受到从香港照过来的探照灯灯光，“总之，在物理距离上，香港并不遥远。”在另一个层面上，香港似乎也离大陆更近了。汤熙观察到，2022年大陆有的负面新闻，港媒报得非常少，“声音变得单调，反对声音也消失了。”这样的香港对汤熙而言，吸引力正在下降。

“疫情的封闭和公民权利的封闭交织在一起。现在的复常是疫情的复常，而不是公民权利的复常。”张子序还是没想明白什么是“复常”。

(为尊重受访者意愿，受访者均为化名)